

西北史地丛书【第二辑】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

马鹤天 |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西北史地丛书【第二辑】

考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

马鹤天 |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 / 马鹤天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6.1
(西北史地丛书第二辑)

ISBN 978-7-5078-3774-2

I. ①甘… II. ①马… III. ①区域地理—西北地区 IV. ①K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7059号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

著 者	马鹤天
责任编辑	杜春梅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6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774-2 / K·260
定 价	58.00 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西北史地丛书”第二辑出版说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内忧外患不断。未雨绸缪，从政府到民间，都把西北看作未来抗击外辱的大后方，“开发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有志之士纷纷利用各自的资源，前往西北进行多学科考察。据统计，在此期间，约有一百多位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留下了百余部考察西北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矿产资源、风土人情等多个方面，这些考察成果，为开发西北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储备。

当前，西部大开发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近百年前中华民族先贤们留下的智力遗产有了发光发热的阵地。为此，我社组织有关专家，精心遴选了部分价值较高的作品，加以整理，以横排简体形式予以出版，希望为西部大开发贡献绵薄之力。

本丛书依据我社所选的原著版本进行整理、编辑，对原版中明显讹误处（文字、标点、印刷问题），径予改正，不再出注；对原版中只有句读、没有标点的，则按当代标点符号使用规范予以标点。

由于时代的原因，原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夹杂有较多对西北少数民族的不尊重词汇和评价。本社在整理过程中，对其中少量无关宏旨的内容做了删除，并用“……”替代；对于如“回乱”、“回匪”、“回逆”等词汇，做了修改，

酌情改为“回事”、“回变”、“回患”、“回兵”等。虽对“缠回”、“缠头回”、“缠民”、“回子”等不便修改的历史称谓，予以保留，请读者朋友们在阅读使用时留意鉴别。疏漏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5年12月

雷 序

老友马鹤天勤于奔走边疆，东北西北，游历几遍，先后著《内外蒙古考察记》、《西北考察记》及《东北考察记》。兹又撰《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描述甘青藏各边区之气候、山川、人文以及风俗、习惯等，甚为详尽，并曾过我若干次边疆之讨论，而各抒所见。书成，嘱为之序。

立国于现代，应有其边缘疆界，自无待言。惟国人之所谓边疆者，究何所指？指与他国接壤间之边缘欤？则东西南北疆若干岛屿，若干陆地，有被强占者，有租借者，有遗忘者，有界址未清者，有任其荒弃者，有住民不尊重国权，服从政令，管理不及者，甚至于地非边隅，亦跻于边疆之列者，凡此我辈应有以自省，并应有以补救之。

英国属地遍世界，本国及属领共三千二百一十六万方公里，人口四万万五千六百万，皆比我国为大且多。法国本国及属地共一千三百二十万方公里，人口一万万，苏俄则领土跨欧亚二大陆，为二千一百八十三万方公里，人口一万万七千万，土地皆比我国为大，人口比我国较少，至于气候之不同，人民之复杂，语言风俗习惯之差异，则远过于我国。之数国者，其边疆均无大问题，庶政且日有进步，若是者，国力为之欤？政治制度为之欤？抑或地方行政制度及治理技术各有其恰当之处，随地随人随事随时之不同而使用之欤？我辈亦应有以自省，并应有以改善之。

闭门造车，不能出而合辙，故先行就地考察，诚属必要。然在一千一百

余万方公里，地形、山川、气候不同之国土上，欲造成单式之车辆，适用单一式之轨辙以通行，实属不可能。由是欲在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不同之四万万五千六百万国民间，造成单一式之地方行政制度，以及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以强制共同遵行，亦尚须加以研究。此有余对于边疆问题之意见，特揭而出之，以就教于贤达。是为序。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

雷殷

黄 序

中华民族的发展，最初以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几个地方为核心，渐渐地向四面辐射出去，辐射到东北、蒙古、新疆、西康、西藏、云南等一些边疆地方，这些地方与核心区相距遥远，而其自然环境亦有所不同，因此渐渐地又形成了各自文化的差异，尤其在语言生活方面，核心区的宗族和辐射到边地的各宗族，在悠久的历史中，既然形成了几个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比较上又以核心区宗族的文化为高，因此核心区的宗族，视那时的边疆地方为“要荒”，视那时的边疆宗族为“蛮夷戎狄”，这是在周代以前中原宗族的一种观念。不过古代中原宗族这种观念的发生，是起之于文化不同的观点，而不是种族不同的含义，这在历史上称边疆各族为“四裔”就可以看出。所谓“四裔”，是四边的各族无一非炎黄的后裔，那时的边人也知道他们是与核心区的中原宗族同源同祖，驹支对答晋大夫范宣子的问称：“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他的认识何尝不清楚。总裁说：“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对于中华民族的构成，真是一语破的。

康藏宗族是炎帝的后裔，在秦厉公时，她的始祖无弋援剑及其子孙，由陕西迁到青海、西康、西藏一带地方，历史的记载，斑斑可考。到了唐代有文成、金城两公主的下嫁，汉藏两族更成了婚姻系属的舅甥关系，西藏文明的破晓，就由于随着这段因缘而来的中原文化的输入使然。汉藏两族的渊源，既这样密切，在悠长的几千年岁月中，应该发展到同文同轨的浑然一体，何以至今，

内地与西藏，事多特殊，文化各异，往来不密，交接不繁，如同对于一位远亲，关于他的一切情况，诸般隔阂。这是因为中国地域的辽大，一向中原的弟兄姊妹们，生怕跋山涉水，去看看我们的同胞，去访访我们的亲戚，历代政府，对于这位远亲，来时宾客相待，去后就不加多问，因此一天天的生疏隔膜起来，造成了“本是同根生”而“相闻不相识”的境地。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向着我们的边疆各地，进攻发展，内地的同胞，每一度惊醒后，不久又沉沉欲睡，求如马伏波、班定远其人其志，固不可得，即求如唐玄奘、徐霞客其人其志，亦不多见，先民之远征雄飞的民族性，自宋代以还，逐渐消沉，民国后已萎靡至顶点，检讨往史，令人羞愧！

马鹤天先生，以致力边疆事业，为其平生抱负，一般人热腾腾地在内地通都大邑翻觔斗兜圈子的时候，而他发愤急起，不避艰险，先到西北，继入蒙古，又赴东北，更走康藏，伟大的中国边疆，几乎都留下他的足印。《外蒙古考察记》的问世，风行全国，提示了国人对于朔方不少的认识。现在又把他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整理问世，我得先读一遍，感觉他这部记载，实在是甘青藏边区情形的实录，是《外蒙古考察记》的姊妹篇。全书的价值，用不着我来多赘，而我所希望者，其有志于边疆的青年，应该明瞭康藏情形的国人，以及政府施政专家研究，都需要手此一册，而鹤天先生的唐玄奘、徐霞客的这种精神，尤值得有志青年的效法！

沛县黄奋生序于中国边疆学会

三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自序

我当民国十二三年在北平时，即感觉中国边疆问题的重要，决意研究边疆，考察边疆，并致力边疆工作。但最初仅注意到西北边疆。当时曾结合同志，组织中华西北协会，发行《西北月刊》，研究西北边疆问题。民国十四年，经察、绥、宁夏到兰州，实地考察西北。十五年，赴外蒙古，由张掖经额济纳北上，途中整整三个月，才到库伦，并北经买卖城到苏联属的布里雅蒙古。十六年经阿拉善返兰州。十七年赴西宁，祭青海。连年考察西北，并先后主编《甘肃白话日报》，创办甘肃教育馆，任甘肃教育厅长，致力于西北教育文化工作。

十七年夏到南京，又注意到中国整个的边疆。觉东北、西南的边疆，和西北同样重要，因又与同志组织新亚细亚学会，发行《新亚细亚月刊》和丛书，以研究中国整个边疆为目的，并想考察东北、西南各边疆。十八年夏，赴东北辽吉黑三省考察，但终以未到西南边疆的西藏为憾。

二十四年，黄慕松氏长蒙藏委员会，欲派大员驻藏，征我同意，喜得考察西藏的机会，欣然慨允。因入藏尚有问题，适班禅回藏，即以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的参赞名义前往。是年冬，由南京经西安至兰州。二十五年春到拉卜楞，即夏河县，为甘边藏民聚居之地。在那里候班禅来，送班禅去，经夏到秋了。行署因诚专使辞职，我奉命暂代专使，又返兰州，候新任赵专使友琴。二十六年初到西宁，候夏至草长，始赴玉树，长途四十多日，才到结古。其地为甘边玉树等二十五族的中心。在那里和班禅同居了几个月，俟秋高马

壮，才启行入藏。到了拉休寺，可说是刚接近西藏的边境。不意抗战发生，中央电令暂缓入藏，因重回玉树。又不意班禅因病圆寂，入藏由暂缓而中止，游历拉萨之志未遂，但却得了考察西康的机会。

二十七年初，护送班禅灵柩，到康北边区的甘孜县。因候戴院长致祭，并研究灵柩回藏问题，在孔撒女士司旧署，由春到夏，又住了几个月。我因欢迎戴院长，先赴康定，并专到磨西面考察保保民族生活。继随戴先生复返甘孜，已由夏到秋了。候戴先生东返，各事结束，始经康定到成都，转行都重庆。任务才算终了，及由秋而冬矣。计自民国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七年冬，整整三年。由陕甘到青康川，由西北到西南，绕了一个大圈子。虽始终未能到前后藏，但所经所留的甘青藏康各边区，都是藏民聚居之地，而同行同居的班禅行辕人士，又都是从前后藏而来的人。关于西藏的一切，非见即闻，尤以在拉休寺接近藏边地方，所得的西藏情形为多。考察西藏的目的，也算达到。

在这三年悠久的岁月中，在万里长途的边区内，除西安、兰州为人所熟悉，并两次由甘青返京时间外，凡在藏民聚居的各地，以及边境途中，每日都有记载。所见所闻所参考，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不管重要的、琐屑的，一一都写在我的日记本上。积五十余万字，全部拟分为五编出版。第一编甘边拉卜楞，第二编青边玉树，第三编藏边拉休寺，第四编康边甘孜，第五编川边磨西面，并有附录。因字数过多，附录删去，将第五编并入第四编，总名为《甘青藏康边区考察记》。前岁来渝时，即和商务印书馆接洽出版。对这实际调查的材料，固很欢迎。但以抗战期间，印刷困难，要我减少字数。经一再缩减，仍在四十万字左右。本年来渝，又与王云五先生接洽。以抗战虽终，印刷仍是困难，嘱再缩减，以三十万字上下为限。不得已将一二三编缩减为三十余万字，分为三册，先行出版，改名为《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四编属于康边者，将来另印一册，名为《西康边区考察记》。又有照片三百余幅，目下摘要插入，将来另印单本。

我前赴外蒙和西北、东北各边省考察时，都有记述，曾印有《内外蒙古

考察记》、《西北考察记》、《东北考察记》等，均以故在二三年后出版，即以为憾。这次因抗战迟至八年，才决定付印，而全稿尚未能同时出版，更是歉憾。

这次经过地域更广，考察时期更长，材料自比较丰富。凡关于甘、青、康、藏各省区的历史地理，藏、回、土、傈各民族的政教习俗，无不包罗，或足供研究边疆者的参考。但沿途无论行留，大半在冰天雪地内，帐幕草原中，仓卒记录，只求事实真确，无暇计及文字工拙。至每日题目，出以对句，不过勉强成偶，以求增加兴趣和注意，亦非如旧日文人之咬文嚼字，讲求对仗。几年以来，在边地从事蒙旗工作，终日忙碌。虽原稿一再整理，而文字仍未修饰。谬误的地方，尚希读者原谅和指正。

又游归后，曾撰有《康藏行》，以五言韵语，记游行概要，特附录于后，以补序文之不足。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

马鹤天序于行都蒙藏委员会

康藏行

奉命赴西藏，送佛归故乡，兼负驻藏责，代表我中央。劳役未敢辞，素志在边疆，游蒙瞬十载，入藏愿始偿。

准备衣食住，整理远行装：衣须备重裘，高原多雪霜；饮食中途无，携酒并裹粮；千里绝人烟，住必有帐房；食具备皿釜，寝具备几床；图书亦所需，满笥又盈箱。冬日别首都，妻儿手牵裳。此行何日返，我亦不能详。始行乘火车，疾驰如转丸，卧铺尚未暖，忽报抵长安。同人多南籍，已作西北观，不知此初步，道长且艰难。西京留月余，郊游古迹看，秦冢骊山麓，周陵毕原巅，唐墓谒昭陵，汉坟拜天山。汉唐勤远略，卫霍绩开边；我志在绝塞，我愿追前贤。长安非久居，束装出秦关。陇海未至陇，火车不再前；改乘小汽车，五日抵皋兰。兰州旧游地，一别近十年，僚属半健在，故友日盘桓，成绩愧众誉，曩业幸留残，男生已入仕，稚女初嫁男（民国十六年余任甘肃教育厅长，创办甘肃大学及幼儿园。此次至兰，大学生已任公务员，而幼稚女士王某适出阁）。体育场如故，教馆增莽权，剧员名已驰，电影今蝉联（余在甘肃创办教育馆、体育场并戏剧训练班等，体育馆仍旧，教育馆增王莽时权为珍品，戏剧训练班旦角梁凤华，须生董执中，已著名，后余至沪，又购电影机片运兰，今其机尚存）。

送佛佛何在，尚在青海驿，塔寺暂驻锡，我去请佛示。问佛何时行，佛欲移拉寺；专署先佛往，迎候班佛至。行具多驮轿，轿在两骡背；非敢图安适，边民观瞻系。道经导河县，穆教此地贵，寺院名清真，学校习回字，青年蓄长须，

面罩遮佳丽，贵族此间集，往来跨名骥（回俗壮年男子即留须，少年妇女用面罩，河州回教最盛，且为各要人家乡，今改导河县，有已任、现任主席者六人）。一出土门关，风光乃大异，宗教重喇嘛，人属吐蕃裔，土屋均平顶。一举兼数利，人可资瞭望，犬可使守卫，积薪又曝豆，兼碾青稞穗，屋顶亦花园，蒔草兼植卉。一周抵拉市，仍系旧游地，文化已渐进，夏河如斯逝。黄氏一门盛，欢迎敦旧谊，教育推余创，盛誉殊滋愧（余民国十六年主甘教育时，曾至拉卜楞倡设蒙藏小学校，黄正清为保安司令兼藏校校长，其三弟为嘉木样活佛，二弟为拉卜楞寺襄佐，又有一弟为某寺活佛，一门鼎盛。此次黄司令特别欢迎，极推余创办教育之功）。适逢四月八，圣节众来会，蒙藏妇女集，转经群结队，歌声入云霄，善舞恃长袂，装束抑何奇，满背垂银币，高帽有红缨，长袍带必备，靴尖绣彩云，带上钩匙佩，耳环大于镯，镶嵌杂珠翠，颈间珊珠围，发上琥珀坠（阴历四月八为最大佛节，整个四月为诵经日。青海及岷、洮一带之蒙、藏土民并夏河附近藏民妇女，咸结队来拜佛转经轮，且行且诵经，声如歌咏。转后至空场歌舞，均艳服盛装，或毡帽周垂红缨，或满头珠珊琥珀，或臀有木板，背有锦带，上缀银元琥珀宝石至数十枚）。万马迎佛来，犹见古旌帜，兵民腰剑横，贵族龙袍衣（迎班禅时，藏民以万人计，乘马至数十里外，有各种旧日旗帜。黄正清之父，穿黄缎蟒袍如戏装）。放头求摩顶，赤绳以羊易，法会开时轮，坛城宝石绘（班禅许民众见面膜拜，谓之放头，赠以红绳，藏民视为珍物，谓可避祸免灾，未得者每欲以数羊易之。班禅在拉卜楞开时轮金刚法会，以宝石绘制坛城）。班禅诵金刚，万人齐拜跪，法水求普施，各具升天意。

班禅行有期，诚使忽告退，赵使尚未来，奉命代专使。玉树未前进，兰垣又返旆，迁延复迁延，途中忽一岁。新年赴青海，行具卡车奔，天山道阻险，铁链绕车轮。西宁已三至，一览无余存，附近多古寺，尚多未问津，广惠与却藏，周游访金人，名刹塔尔寺，再游不厌频（广惠、却藏二寺中多印度铜佛，即古史之所谓金人）。寺屋有金瓦，佛相多金身，日叩千万首，五体印深痕（塔尔寺为黄教祖师宗喀巴降生地，有二殿，上有金瓦，俗名大小金瓦

寺，终年有无数信徒去拜佛，殿前有一木板，因其上经五体投地之千万人叩首，每年易数次，尚印痕深二寸许）。适逢元宵节，酥灯精绝伦，蒙藏民众集，妇女盛如云（塔寺用酥油制佛像，人物精巧绝伦，每年元宵陈列，灯火万盏，观者数万人）。民族博览会，服装斗艳新。土妇装束异，满身珠玉珍，新娘戴银凤，寡妇着黑裙，船履兼凤舄，古装可辨分（卓尼土司所辖之土民妇女，皆缠足凤鞋，新娘头戴银凤，寡妇必着黑裙。李土司所辖土妇，履尖翻如舟。据云，原系汉民，明季由安徽一带移来者）。

送佛急前进，须待草青葱，行具恃牛马，大队如兴戎。端阳离西宁，风光渐不同，千里无人烟，如见古鸿蒙。高原气候异，六月冰未融，千里无棵树，牛粪炊火红（途中以牛粪为燃料，牧民皆然）。适值梅雨期，十日九不空，朝朝逢雹雨，夜夜帐迎风，雨湿无干粪，三日腹未充，醉草马不食，牛马亦遭凶。夜住星宿岛，马撞自由钟，全体夜动员，到处觅蹄纵（渡黄河后宿小星宿海岛上时，马六十余匹，夜全惊逸，全署人员竟夜追觅）。黄河无舟楫，远道皮筏供，通天河水涨，一周候渡通（黄河渡口无人烟，亦无舟楫，玉树马司令派人由数百里外负送牛皮筏，候十余日，几至绝粮，余等始至，又十日至通天河岸，因水涨皮筏不敢渡，仅木舟一，被水冲去，候七日始渡竟）。四旬历艰苦，始见结古壖，藏民万人集，郊迎礼盛隆。玉树树如玉，全市两杨柳，鸡豚未一睹，但见牛羊狗，不知豚肉味，两经三月久，蔬菜无人植，马草亦入口（玉树全市仅有两柳树。藏民习惯仅食牛羊肉，不种蔬菜，不养豚，各机关长官又多回教徒，故玉树无市猪肉者，蔬菜亦极缺乏。余等居半年，未食青菜，仅食圆根一种，藏民多以饲马，认为马草）。辛苦甘备尝，但冀送佛走，几经电往来，交涉感棘手。班佛大无畏，入藏志早决，先至拉休寺，经向众生说。行署追踪往，不畏长途雪。抗战忽开始，劝佛暂休歇；拉休两月留，玉树重返折。佛心滋痛楚，佛身二竖结；宗教例忌医，诵经推良药，佛竟西天去，一别成永诀（班禅病时不用药，惟由各寺诵经，诵经费共以十万元计）。

青边转康边，护灵甘孜发，防腐尸涂盐，最珍尸水血（班禅死后防腐，以盐水涂尸身，流出之水血和泥制护身佛，藏民视为珍物）。急不暇择日，

元旦途中游。莽莽草原中，万千是羊牛，康境首石渠，民帐隘且湫，市中无一廛，衙外尽野畴，土屋惟县署，机关一网收，木牌垒垒悬，党政兵学邮（石渠全县仅一县署为土屋，党部学校邮局团队以及各会全在内，木牌以十余计）。房顶兼养豕，屋后居狱囚。长途计半月，雅奢渡皮舟，致祭候特使，甘孜半载留，驻节土司宅，雕龙丹漆油。康旧土司制，赵氏始改流，根基未及固，死灰燃边陲，德格有广土，孔撤尊如侯，康南天高远，旧章多率由（西康土司赵尔丰时已取消，但势力多仍存。德格原为康北最大土司，属地亘数县。孔撤为甘孜大土司，现由女子继承。余等居其宅，画栋雕梁如王府，至康南各土司更多，死灰复燃，一切仍旧）。土地仍私有，人民代耕耰，有事民皆兵，自备马与矛。民苦力役征，乌拉不胜愁，商业择富户，赔累自为谋（康藏土地皆土司私有物。土司自拥地由人民代耕，分给人民种者支差，以支差拉差为最苦。土司多营商业，择属民之富者强令代营，三年为期，赔须代垫，利则归土司）。大员如莅境，献物狐豹貅，献一取民二，反有利可求。婚费按户派，嫁须添衾裯，边留土皇帝，殊为民国羞！

康民善歌舞，男女分队列，女皆盛服饰，满头珊玉碧，歌喉殊婉转，进退咸中节，文成公主风，从来如此说（藏民盛行跳锅装之风，男女分队，且歌且舞。歌词舞姿均甚文雅，相传为文成公主遗风）。舞装皆长袖，犹是旧时迹，歌意甚幽雅，藏民非愚劣。甘孜度新岁，歌舞连日接，各队分期至，为取汉使悦。汉使何所赐，银币白如雪，旨酒玉喉润，长帛项中结。名僧有郎札，道高行亦洁，时召男女集，编歌教不辍，甘孜歌舞盛，赖有此贤哲。逸事多神奇，人亡名不灭（甘孜前有高僧郎札，日以编歌教民妇歌舞，传说多神奇，汉人庙中亦为之塑像，敬之如神）。忽传特使至，中央来一电。特使久信佛，喇嘛群欢盼，我赴康定迎，公私均所愿，千里去迎宾，内地殊罕见（中央派戴院长季陶为致祭班禅特使，余赴康定迎迓）。半月抵康定，古之旄牛县，汉时传说多，将军曾打箭（康定古旄牛县，俗传孔明曾遣郭达将军打箭于其地，故名打箭炉）。拔海二千六，高度冠禹甸，冬寒不可当，檐前垂冰线（康定海拔二千六百公尺，高度为全国各省会第一。从前冬季房檐

前冰垂成线，今无矣）。卅年繁生聚，气候今大变，地势狭而长，市廛两岸建，河水阻交通，中赖长虹练，汉藏人杂居，习惯渐改善。泸定迎特使，绕道磨西面，为考傛罗俗，险道如蜀栈，大木塞山径，榛莽遍地蔓。傛罗凉山多，黑贵白者贱（由康定赴磨西面，经一山，草木塞途极难行，傛罗分黑、白二种，黑傛罗为贵族，白为奴隶，大、小凉山最多），主奴分阶级，婚姻严界限。白奴不堪苦，曾与黑酋战，牺牲千余人，完成归汉念。耄年领袖存，不愧族之彦，结庐峻岭巅，山居成习惯，每日赤足奔，行步依然健（磨西面白傛罗系由凉山革命而逐出者，今其领袖尚存，年八十余矣，因傛俗男女皆赤足习居山上，该领袖今尚居山顶，子孙在山下，每日赤足上下，步履甚健）。头结天菩萨，肩披衣如扇。妇女重贞操，德比古良媛；结婚逃母家，生子始相恋。已否生子女，帽巾可分辨。妇装类汉俗，裙幅多褶裯，袖领巧刺花，五彩殊美艳（傛俗，结婚数日后，女仍逃回母家，如生子始久居夫家。有子女之妇，其帽巾四角垂下，未产子之妇，其头巾前以发辫束之。男子以布缠头顶成尖状，名曰天菩萨。男女皆披斗蓬，形如扇。傛妇着白褶裙，穿背心，领上袖头挑花精美，类汉人装）。宗教信巫者，文字类古篆。葬亦用坟墓，食多玉黍面，饮酒竹管吸，群围大罐咽。狩猎先占卜，刊木吉凶验（傛俗饮酒时，群围酒罐，用竹管数根，若干人同时吸饮。出猎时先占卜，卜法以刀在木棍上乱刊，视单双数定吉凶）。水利初步成，稻田四野遍；川人经营勤，保民尚待劝。何地传麻疯，耶教设医院；鸡子不敢食，惧染终身患（磨西面天主教堂设麻疯院，其地鸡子无人敢食）。

转道赴泸定，特使再远迎。竹索成软桥，生平第一经。道旁大渡河，险途胆战兢。泸定铁索桥，壮观更有名，铁索十三条，重量三万斤，长逾三十丈，宽度九尺云，旁加铁扶栏，中有木板横，木板虽动摇，人畜俱可行。泸定气候暖，西康府库称，农有稻棉麦，果有柑枇杷，林有桑漆蜡，富源举难胜，教育亦第一，土司久澄清。迎使返康定，人众马群鸣。仍沿大渡河，危险如履冰。一带古战地，野有岳公营。遍山仙人掌，满掌红花呈，高逾六七尺，夹道万树青，闽粤无此盛，南人亦震惊（由泸定赴康定途中，道旁有岳钟琪营址遗迹，又仙人掌遍山，大如树，开花结果）。特使抵康定，各寺礼佛诚，献帛兼献花，并点千百灯。